



日本 神话与现实_{〔二〕}

李炯才（新加坡）／著
张 卫 傅光明／译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日本 神话与现实 [二]

李炯才（新加坡） / 著

张 卫 傅光明 / 译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神话与现实/（新加坡）李炯才著；张卫，傅光明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1

ISBN 978—7—106—02901—2

I. 日… II. ①李…②张…③傅… III. ①政治—概况—日本②经济—概况—日本③社会—概况—日本 IV. D7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724 号

日本：神话与现实 (二) [新加坡] 李炯才著 张卫 傅光明译

责任编辑：纵华跃

出版发行：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规 格：710mm×960mm 1/16

印 张：22

插 页：8 页

字 数：25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106—02901—2

定 价：43.80 元（全二册）

目 录

第七章 性格特征与生活方式(续)	(1)
忘年会	(1)
文化与文明,行为与风度	(3)
“立前”和“本音”,“仲间”和“他家”	(6)
贫富差距与人口高龄化	(9)
为今天而活的隐忧	(13)
第八章 经济复苏的奇迹	(15)
朝鲜战争的良机与重建的决心	(15)
抽屈旅馆与兔子窝	(18)
团体义务:“亲分”与“子分”	(22)
千万人如一人	(25)
武士道精神	(29)
热爱公司,努力工作	(34)
能人主义与集体决策	(36)
政商联手打遍天下	(41)
财阀与综合商社	(44)
春斗和无罢工社会	(46)

Ri Ben: Shen Hua Yu Xian Shi

日本：神话与现实

第九章 权力的走廊	(49)
三大精英势力	(50)
两个压力团体	(52)
田中浮沉记	(55)
每日 400 人造访的后台老板	(57)
从午夜时分开始的影子幕府	(59)
贪污丑闻不断的日本政坛	(60)
第一个使“以钱换权”制度化的政治家	(63)
老板中风,权力真空	(64)
只有宗派,没有政党	(66)
中曾根—渡边派	(70)
竹下登—小渊派	(74)
铃木—宫泽派	(77)
福田—安倍—三塚派	(78)
三木—河本派	(80)
财源决胜的金钱政治	(82)
后援会的力量	(85)
欢乐热闹的选举活动	(88)
地位和金钱比权力更重要	(90)
反对党:日本社会党	(95)
公明党	(99)
民社党	(102)
日本共产党	(103)
细川护熙内阁	(105)
从羽田孜到村山富市	(112)
小泽一郎:鹰派中的鹰派	(116)

第十章 防御和重新武装	(119)
海外派兵的自卫队	(119)
和平无害的组织？军国主义的阴魂？	(123)
财阀：重新武装的先锋	(125)
因幸运而自大的民族	(129)
南京大屠杀是“想象和捏造”？	(133)
强势的新民族主义	(136)
靖国神社精神复活	(139)
石原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	(144)
不同的指纹，一样的歧视	(146)
切腹的三岛，狂热的武士道	(149)
保卫日本国民会议	(153)
“黑幕”右派的地下世界	(157)
战后三大政治黑幕	(160)
历史可能重演！？	(166)

第七章 性格特征与生活方式（续）

忘年会

也许因为生命短暂如樱花吧，日本人都很健忘。年末，日本人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叫“忘年会”。几乎每个公司、政府官僚和社会组织都要召开忘年会，目的是让所有参加聚会的成员忘记过去一年中发生的事情。日本人喜欢忘记过去，无论是好是坏，无论是苦是甜，从新年起一切从头开始。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总记着过去，将会背上沉重的包袱，不能继续明天的工作。

每年我都被邀请参加这种活动。有一次，主人请我讲话，我坦率地说日本人十分善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京大屠杀，在为孩子编写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删改这个事件就是个明证。

一旦敌人死去，日本人通常便会忘记他，宽恕他，甚至还会去参加他的葬礼。只要人一死，人们就会忘记和宽恕其罪行。日本人从不说死人的坏话；但当敌人活着时，他们却

日本：神话与现实

与他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其中最有名的是“47 刺客”（江户时代 47 个失去主人的武士）的故事。他们为了复仇，杀死对其主浅野之受命切腹自杀应负根本责任的腐败的宫廷官员。这件发生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故事以各种版本和媒体，从传统的歌舞伎戏剧到现代电影、电视，一传再传，每一个 7 岁以上的日本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这 47 个武士是阿古郡的大名浅野长则的门客。在江户时代的幕府中，浅野和其他两个大名被幕府将军召见，接受一项天皇的使命。皇室礼仪司吉良义央是个贪官，被请来教 3 个大名晋见之礼，另两个大名都向吉良进贡了丰厚的礼品，而浅野却不以为然。吉良就大肆羞辱浅野，找他麻烦，以致浅野终于忍无可忍，1701 年 4 月 21 日，在幕府将军的宫殿候见室里，他大发雷霆，失去理智，刺了吉良一刀。吉良只受轻伤，但将军非常生气，命令浅野在同一天自杀。浅野的 47 个门客听到主人的死讯后，召集一个会议，商量决定如何行动。47 人的领袖大石良雄说服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以免落入吉良的圈套。他们解散了一年，大石在这一年里只是饮酒作乐，这一韬光养晦之策使当权者对他不再提防和戒备。而 47 名门客中的其他人不但都不谅解大石，还贬损他。但是，一伺时机成熟，他就带领 47 人包围吉良的城堡，活捉并杀死他，最终为主人报了大仇。这个故事成为和歌与歌舞伎乃至现代影视的流行题材。

我参观了东京的 47 刺客墓群。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被多数日本人视为英雄。

日本人健忘，但也记仇，他们的个性相当矛盾。

文化与文明，行为与风度

日本人的个性特征相当有争议性。他们喜穿新鞋、新衣，开新车和用任何来自现代文明的新发明。对日本人来说，任何一辆用了3年的车就成了旧车。他们喜欢任何新鲜的事物——盛开的樱花、生鱼片和寿司，还有新酿的米酒、葡萄酒。但他们也喜欢传统文化，并具有使之保存下去的能力。他们模仿中国皇帝娱乐消遣的体育项目——汉代的相扑，并转变为今天的相扑，使之成为一项民族体育活动，也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唯一表演相扑的地方。他们从长安引进唐乐，变成日本的“雅乐”，在皇宫中保留下来。他们将曾在长安和中国其他城市盛极一时的宋朝线条流畅的服装变成日本风格的和服，在今天的东京街头，人们仍穿着这种服装。他们继承许多中国的文化传统，使其日本化，并转化成日本人的文化。他们拥有保留古老文化的能力。

他们能够区分文化与文明，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日本从中国传入佛教，他们从唐朝起派最好的学者去中国学习佛教。中国和尚不许结婚，最初日本和尚也遵守这条戒律，但后来，他们发现这条戒律不切实际，感到不许和尚结婚有违人的自然天性。于是他们摒弃这条独身戒律，今天日本的和尚都允许结婚，而且与不是和尚的人相比，日本和尚大多有漂亮的妻子，有的还不止一个。日本和尚也可以喝酒甚至喝醉，他们能够将宗教与性区别开来。

日本人很早就引进儒家学说，在德川幕府时代，整个政府都秉承儒家教义。日本政府十分倚重儒学，并要求人民遵

Ri Ben: Shen Hua Yu Xian Shi

日本：神话与现实

守儒家的道德礼义、爱国、忠诚、子女孝顺。在天皇与臣民、上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人伦关系。自汉代以降直至清朝，在儒家学说的统治下，中国宦官在政治生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了协助皇帝统治，中国人发明了宦官制度——皇帝有许多后妃，需要一些既能接近后妃却又不致伤害她们的人，于是就有宦官制度。日本人引入儒家学说时，剔除了他们认为无用的宦官制度，在日本政治史上从来没有过宦官。

日本人将中国文字作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字母的基础，使它们能拼写日本文字。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发明字母上十分艰难，使汉语的学习变得极其困难。

日本人迅速模仿他们认为有用的中国文化的优点。但在这种模仿中，他们也是有选择的、善于去粗取精。这就是日本人智慧天才之所在。

任何一个到东京参观过的人，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都会看到世界上在行为方面最礼貌的人：多数饭店中开电梯的女郎都衣着整洁、戴着帽子，每天鞠躬几百次；鸡尾酒侍女跪下来为顾客点菜，新相识者总是微笑着尽力使对方满意。参观日本的多数旅游者都承认，日本人是他们见过的最有礼貌的人。但如果问一个在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外国人和与日本人住在一起的人，他却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故事。

日本人的鞠躬是一个神话，日本人的礼貌只是表象。鞠躬和礼貌只是一个日本人不得不表现的形式，而给世界留下他们是礼仪之民的印象。个人风度与公众行为的区别大得惊人。在许多次乘新干线或二等车旅行的时候，我和家人受到过周围无礼的冲撞。190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提到：“一走

进日本铁路的二等车厢内，你将会发现撕去面具的日本民族。他们从一个愉快的有礼貌有教养的人，变成不折不扣的粗人。”日本现状证明这是实情。

有一次我穿着一件衬衫，乔装改扮到横滨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日。当然，我也有生理需求，到午饭时间，最好是去饭馆。我想到一个中餐馆吃午饭，我用日语问日本侍者洗手间在哪里，侍者粗鲁地对我说：“滚开这儿可不是你能来的地方。”我下意识地看他一眼，然后朝我的车走去。当他注意到我开的是一辆外交官的车子时，立刻向我挥手鞠躬。可是太晚了，我已打定主意去别的地方了。

另一次，我去新雄谷饭店吃晚饭。我走进大堂时，一排日本人正在恭候一位黑社会重要首领到来，并正为他的到来而清理通道。他们把我推到一边，大喊大叫：“滚开滚开！”他们几乎是把我架开的。我回过头来用日语冲他们喊：“这是饭店，不是你们的私人花园！”他们看我已怒不可遏，才放开我。

一次又一次，当我改变身份衣着走在东京街头时，我都遇到同样粗鲁的行为。

我经常看到日本电视上所播映描写恶人鱼肉人民的武士电影，当幕府将军的代表出现时，作为一种礼节，恶人会首先向他鞠躬，然后不一会儿，他就拔出剑来想杀他。他对幕府将军表现出来的尊敬只是一道程序、一种礼节或一个假象，实际上，他非常想杀掉这个自己刚刚还向他鞠躬的人。

一家日本杂志《现代》进行过一次统计，即日本人在长大后每周要鞠躬多少次。如东京本厅神社的神道士每天平均鞠躬150次；新干线售票员平均2132次，因为他每检一次

票都要鞠一次躬；银座百货店的电梯女郎鞠躬次数最多，每天总共 2560 次，因为她们必须向每个进出电梯的人行 90 度鞠躬礼。鞠躬对百货商店来说如此重要，以致许多商店买来无感情的机器教人如何鞠躬。《现代》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妇女比男子通常多鞠躬 35%；熟人之间在彼此相距约 20 米的地方就开始鞠躬了。百货商店教育店员，顾客是“主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准店员发火，而且还总是应该向顾客鞠躬。

两个日本老妇互相鞠躬的情景十分有趣。日本人有一个问来形容这种场面，称之为“一场用前额碰地板的战斗”，叫“磕头战”。小辈无论年龄、性别或社会地位怎样，通常比长辈鞠躬次数多，而且鞠躬角度深，时间也长。她低下头，眼睛盯着地板，很难看清她给鞠躬的人，如果对方不告诉她什么时候可以起来，她很可能将她的鞠躬延长至 5 到 10 分钟。鞠躬的规矩相当复杂，一些不了解那些规矩的外国人可能会好心地向他的日本朋友鞠躬，却发现对方毫无反应；日本朋友也许会跟你握手，可站得却笔杆条直。

“立前”和“本音”，“仲间”和“他家”

日本人通常有两张脸。一张是为那些他们认为是普通的外人或陌生人而准备的，这张脸叫“立前”（虚像）。当见到生人或任何与他关系不密切的人时，他就换上“立前”，这张脸对人尊敬，有礼貌，但冷淡，不流露任何感情。个人感情藏而不露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他们向中国的圣人孔子学习，孔子说“士”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但是当一个人

本人遇到真正的朋友，遇到他能够信任而又能被其理解的人时，就现出另一张脸，即人人尽知的“本音”（实像），乃真实的自我，也是最自然的自我。他将毫无顾忌地倾泻他的感情，无论悲伤或欢乐。

使一个日本人向你展示其“本音”可不是件容易事。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要想理解其日本朋友的真情实感尤其需要多花时间。这就意味着要长时间地和他们一起出去喝酒，一起喝醉，或分享同样的兴趣、嗜好或娱乐。这个过程很长，但对外国人来说却很必要，尤其是想与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日本人通常不与陌生人做生意。讨论生意前，他们需要对生意伙伴进行很好的了解。在与你做生意前，他们会先去了解你父亲，甚至你祖父的性格，以及你的性格背景。如果一个外国人只在会议桌上看到他的日本伙伴，那么他只能看到“立前”。我必须承认，住在日本期间，我没有看到太多的“本音”。因为我没有时间与日本朋友常在一起，把时间花在酒吧和夜总会里。

“立前”只是个神话，而“本音”才是现实的。

相同的，日本人也生活在“仲間”（伙伴之意）和“他家”（别人家）的世界中。首先，他们将日本人和非日本人区分开来，任何人只要不是日本人就被称为“他家”，而所有的日本人则作为“仲間”对待；然后他们又将自己的家人、朋友和熟人区分开来，属于同一家庭的是“仲間”，家庭以外的叫“他家”；校友、同学和知心朋友为“仲間”，其他不在此范围的为“他家”。那些同一俱乐部如体育、书法、绘画或扑克牌的会员也被认为是“仲間”，而不是同一俱乐部的则是“他家”。

Ri Ben: Shen Hua Yu Xian Shi

日本：神话与现实

他们总是被这种“仲間”和“他家”的信条所左右，当他们见到什么人时，在鞠躬、交谈和举止上都要据此做出反应。他们总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好像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此外，外国人会惊讶地发现，日本人对朋友和“仲間”十分礼貌，而对“他家”却极端粗鲁。他们在火车、公共汽车、地铁里遇到“他家”时，就会推推搡搡，用肘挤撞或插队，而当他们见到一个“仲間”时，就突然变得礼貌了。有一句日本谚语说：“旅行者没有羞耻心。”所有离开家到很少有“仲間”的地方上的日本人，都比在家时粗鲁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亚洲犯下的暴行，表现出日本对待“他家”的态度中最恶劣的一面。那些只为猎艳而出国旅游的频送秋波的日本男子，也为日本人在日本国外的不同行为做了注解。

亲密的日本人的友谊发生在经常见到的“仲間”之间。在“仲間”之间能生长出友谊，而且还很茁壮，一般的农药都不会使之枯萎。在世界各地，即使是在地球最遥远的角落，你都会发现，中国人一个人就可以经营一家餐馆或洗衣店。中国人有很强的生存本能，没有同伴也可以独立生活下去；他们对担惊受怕已习以为常，因此能很好地渡过难关。而日本人则不同，没有日本“仲間”，他们就无法生存。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生活，如果单个人离群索居，他便感到活不下去。

但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日本人的个性特征亦然。明治天皇死后，大批追随者切腹自杀，以显示其武士道精神；而裕仁天皇死时，却无一人切腹自杀。过去，无论何时，一个领导者犯了严重过失，都

会被腰斩或砍头以谢罪，切腹自杀就是那些宁可去死也不愿意受辱丢脸的或自咎的人的出路。这就是“羞耻文化”。但今天，日本政客的腐败罪行被发现或在报纸上大曝丑闻时，有关的人只是鞠上一躬辞去职务，说一声“对不起”而已。之后，他可以退休，继续活下去。时代变了，人的性格也随之发生变化。

贫富差距与人口高龄化

每年，有几百万日本男女到海外旅游。1985年，490万日本人到海外旅游；1986年，上升到550万，增长12%；1987年，这个数字猛增到680万，上升24%；1988年上升到850万，又上升了25%。到1991年，已超过1000万。日本人访问外国时，看到他国人是怎样生活的，自然而然将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行为与他国人进行比较。这显然在他们心理和行为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日本妇女更是不愿意错过乘船或飞机旅游的机会，旅游成了一种时髦，对于那些在自己的国家里负担不起费用的日本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把积蓄都用在旅行中。

同时，千百万外国人访问日本并带来他们的风格和不同的行为，并有几百万日本人为商业目的或度假到海外旅行，他们与外国人的接触必然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使年轻人与父辈行为不同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说渐渐侵蚀传统生活方式的，是日本地价和股票的突然上涨。1986年以前，日本人中就形成一个新的财产富有的阶层，野村研究所将这个新的富有阶层界定为拥有资产逾10亿日元或800

万美元的那些人。据统计，日本人中大约有 20 万个这样的超级富翁。

东京市场研究公司总裁乔治·菲尔德（GeorgeFields）认为，1987 年的地价飙涨带来一种新的局面，即创造了 220 万房主和 700 万“新富”。谁是新富？首先是少数在东京市中心拥有自己土地的老人，他们卖掉土地，搬到郊区，食利为生。第二种是一大群年轻人和中年人，其父母拥有大量财产，可让子孙继承。这些新富正过着一种如梦如幻、更富裕更奢华的生活，为只有平常财富的千百万人树立一种榜样。财富的影响慢慢渗透，对人们花什么、买什么和人们的野心都产生影响。日本人生活中古老的节俭共性正迅速瓦解。一些新富正提醒人们企业家的身份可以带来什么：他们学会冒险，而较少存钱，认识到有朝一日谁都有可能拥有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企业，乘着奔驰轿车纵横驰骋，生活得像个君王。

去有许多新潮妇女用品的东京电子区或银座购物中心或拥挤的奥浦滑雪胜地走上一圈，可以看日本人怎么花钱。走进夜生活的天堂六本木，可以看年轻人怎样寻欢作乐。

冬天，东京街头满是身着皮毛大衣的男男女女；日本滑雪服不仅是最好的，也是最贵的；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钻石市场。在赤阪的街道上，可以见到许多外国轿车甚至劳斯莱斯轿车。

新富带来消费习惯的变化，并拉大贫富差距的悬殊。平均主义、精英统治的日本社会将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不需要以工作成绩为基础。因为只有富人才有钱送子女到贵族学校，选择最贵的幼儿园和学校，使子女升入最好的大学；而

■ 日本：神话与现实 ■

穷人却只能在疯狂的老鼠群中四处躲闪。

新富不包括日本社会中迅速增长的老年人。

那次裕仁天皇问我对日本的印象如何时，我告诉他，我感到日本的国家财富得到公平的平等分配，贫富之间没有特别大的差别。那是我初到日本的时候，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我离开日本时，看到贫富之间的鸿沟，这种分歧在日本未来社会中的影响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人能够预言。

日本正在高龄化。战后，曾拥有世界上最年轻人口的国家现在却成了世界上人口年龄最大的国家。日本所历经的婴儿潮，比战后的美国更突出。与西方工业国家相比，日本人口的相对年轻成为其 60 年代、70 年代的一大优势。只有 5% 到 8% 的人口在 65 岁以上，这就意味着雇员几乎无须支付养老金或社会福利税以供养老年人。但从 80 年代起，日本的人口统计开始发生变化，日本再也无法逃避高龄化趋势。要大幅度提高人口出生率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今的日本人结婚已经相当晚了。由于健康护理水平的提高和富裕的生活，使较好的卫生与饮食成为可能，死亡率也迅速下降。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正在延长，在 1982 年已追上美国，现在更达世界第一。

1985 年我访问德岛时，与日本最长寿的老人 120 岁的泉重千代翁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他有一副长髯、秃头、长脸，小眼睛看起来迷迷糊糊的，却显得很机敏。他给我一杯他声称使他长寿的烧酒。当我与他握手时，他一直坐着。他的手掌很温暖。他问我从哪来，我说新加坡。他没有听清，于是又问：“是昭南岛吗？”我说：“是，当然。”与世界上最长寿的人交谈真是一种有趣的经历。一年后，我从报上得知